

作家出版社

痛 与 痒

邵燕祥 / 文章近作

痛 与 痒



文章
近作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痛与痒 / 邵燕祥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5
ISBN 978-7-5063-8007-2

I. ①痛… II. ①邵… III. ①杂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98643 号

痛 与 痒

作 者: 邵燕祥

责任编辑: 窦海军

装帧设计: 北京融世润元品牌策划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84 千

印 张: 21.75

版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007-2

定 价: 30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走尽崎岖路几程，
寸心原欲救危倾。
黄花寂寞锁深院，
浓雾迷漫罩古城。
忍受折磨堪砺志，
相关痛痒见交情。
劝君正向光明面，
心自安详气自盈。

——无名烈士写于1940

年代初贵阳狱中

少年不识愁滋味，
爱上层楼。
爱上层楼，
为赋新词强说愁。

而今识尽愁滋味，
欲说还休。
欲说还休，
却道天凉好个秋。

——辛弃疾《书博山道中壁》

小 引

这本书稿，上接 2009 年春至 2011 年 6 月大抵两年间所作长短文章的结集《蔷薇叶子》（青岛出版社，2014），收入了 2011 下半年至 2014 年末的大部分文章，所以叫近作。

为什么标作“文章”？我不是文体学者，过去不甚注意散文、随笔、杂文以至小品的界限（当然知道太长的不能叫小品），笼统地说自己写的是杂文吧。一来如同说“杂著”，或如俞平伯年轻时的书名之为《杂拌儿》，二来追慕鲁迅先生从初题“杂感”或“杂感文”，后遂直截了当命名“杂文”。当然，从“鲁迅风”的高度来考量，我是有很大差距的。

后来有了问题：文学理论批评家们，在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成绩进行总结和评鹭的时候，常对这些往往针对社会文化有所议论、却又带有一些文学色彩的边缘文体感到犹疑，特别是其中部分被称为“时评”的速朽文字，左右为难，归入文学好像差点成色，完全弃置不顾又不大说得过去。——为了帮助这些专家学者摆脱两难，我想，索性把这些介于文学与新闻之间的边缘文体，可能或有的认识意义大于应有的审美意义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，索性还它一个古旧的范畴，叫作“文章”，让这些跟从古以来由“文章学”规范的文章多少又有所不同的另类“时文”，找个不受

争议的、也不受歧视的位置安顿下来吧。

只是不知有关各方高见如何？

至于以《痛与痒》为书名，卷首引的无名烈士诗中有此二字，可以点睛，三十年前我写过一篇《话痛痒》，就是从这首诗引申说开的。原想把旧文放在这里代序，再一想，不可低估可敬爱的读者们的智商了，大家意会的事，何必费词赘述？诗评家曾指出我写诗过于直露，后来我转写杂文，以为既是所谓“议论文”，总该把想说的说透吧，因此少用曲笔，不懂含蓄，也还是没有参悟文章之道。今后如有条件继续为文，还是要加以注意。

因此，卷首引的辛稼轩词，我也就不强作解说了。好在这首词流传千古，解说者何止百千？当代杰出词人徐晋如（胡马）有一则词话，更极力推崇这阕词的下片。在这里，我也转请可敬爱的读者朋友们讽咏几遍，当可得之。

题为“小引”，又嫌啰唆，不多说了。谢谢！

作者 2015年初病目期间

目 录

2011

小姐，老师和同志——小议词语的变迁 / 3

一种社会心理的辨析 / 6

祝贺杨绛先生百岁大寿 / 13

对官员的“精神卫生”检测 / 15

公务员的“门槛” / 18

“武装便衣别动队”献疑 / 21

建议解禁反映昆仑关战役影片 / 23

罗孚：一个悲剧的存在 / 26

读《资中筠集·士人风骨》 / 30

曾卓：永远的友人与爱人——纪念曾卓逝世十周年 / 37

为谢伯子作《朴庐读札图》题跋 / 46

也还是咬文嚼字——对“团结、教育、改造”知识分子政策的一点反思 / 47

一九六三年的邂逅 / 54

2012

一本书的命运，以及…… / 61

关于当时当地之作 / 65

一名苏军元帅的功与罪——夜读抄 / 68

诗人黄苗子 / 73

《秉烛日札》题记 / 77

回味“知识分子无知论” / 79

“国象”和“非遗” / 84

祖光凤霞，对不起！ / 86

丁图的诗 / 89

答《杂文选刊》记者李庆玲女士问 / 93

太匆匆 / 100

给严家炎先生的信 / 104

一位老延安的肺腑之言——夜读抄 / 108

一九六三年的邂逅·续篇 / 112

“祝贺一个新的开始” / 117

诗话二则 / 123

致罗孚先生谢赠《双照楼诗词集》 / 129

重读荒芜的打油诗 / 132

2013

想起了吴祥子 / 145

愿舒展安息 / 148

由茨维塔耶娃之死想到法捷耶夫之死——夜读抄 / 151

〔附〕法捷耶夫遗书 / 155

历史功过论 / 157

贺信·关于《中国新诗编年史》 / 160

溃败从哪里开始 / 162

回望“小蜂房”——《小蜂房随笔》重版小记 / 166

徐铸成1957年的访苏之行——《徐铸成日记》访苏部分读后 / 168

向周有光先生祝贺“米寿” / 186

梅益：大历史中留下的足迹和背影 / 189

你还仰望院士吗？ / 204

粤海来风一百期 / 208

看草是草 见花是花——读何频《见花》 / 211

读胡小胡《清泉石上流——我的父亲母亲》 / 216

纪念温济泽：写在两篇旧文后面 / 223

写给牛汉追思会的信 / 227

2014

黄宗英说赵丹事 / 231

致黄宗英 / 236

答冯立三关于当前旧体诗写作 / 238

诗酒忘年怀罗孚 / 245

悠悠六十五年间——追怀恩师周定一（1913—2013） / 249

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》自序 / 257

再说罗孚 / 261

面对《路翎全集》的杂感 / 265

以江青为例 / 270

当代语境中的“出身”问题 / 273

“社会主义人道主义”还是人道主义吗？ / 284

关于民国时期的大学 / 288

朱正为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》写的“读者按” / 292

文学界的两位百年故人 / 295

跟着严辰编《诗刊》 / 300

我又要骂人 / 323

柳荫：最后一位“晋察冀诗人” / 327

2011

小姐，老师和同志

——小议词语的变迁

我从一篇网文上看到一条让我惊诧的信息：妓女称嫖客为“老师”。看来不是偶然一叫，而是蔚然成风了。

让我立刻想到“小姐”的遭遇。在1949年前“万恶的旧社会”，小姐最早是对官绅人家未出阁女儿的尊称，后来也包括其他有产者的闺中女子。如果称平民小户的姑娘为小姐，分明是高抬了。到了“新中国”，则至少有三十年讳言小姐，以前的小姐都成了改造的对象、检查交代的主体，谁还稀罕？管谁叫小姐，无异于骂她是“剥削者”的后代，犹如文革中直呼的“狗崽子”。大概是进入80年代以后，我们互相泛称的“同志”，复归为政治场合或共产党内的“官称”即正式称谓，而在民间日常生活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，“先生”和“女士”这一对中性的尊称大行其道，包括称年轻的女士为“小姐”在内，有些中年女子也愿意人们称她们为小姐。那时候你叫“售货员同志”她可能装听不见，但一声小姐就能叫正在扎堆聊天的转过脸来。但事情不断起变化，你若不能与时俱进，结果有一天，连叫了三声小姐没理你，叫第四声时，没有好脸给你看：“谁是小姐?!”因为小姐一词已经沦为“三陪小姐”，以至直截了当叫作性工作者通用的代称或敬称了。

文革时期，“敌我分明”（实际上界限又很模糊），不是什么人

都属同志。于是一度流行互以“师傅”相称，既带着厂矿工人阶级特色，又透出传统的师徒之谊，真是天才的创意。文革后，有些老同志反感以“师傅”代替“同志”，经过博弈，一部分人回到“同志”圈，一部分人突破为“先生、女士”派，其后又有一部分，从“先生、女士”和“师傅”分流为以“老师”相称。后来异议之声又起，好像是说对谁都称老师，让可敬的老师们贬值了。维护师道尊严之心亦良苦矣，只是这位老师万万没想到，妓女正对嫖客称呼老师，嫖客想来也当仁不让地应声答对！

小姐也罢，老师也好，词语都还照旧，只是所指转移，看来应该说，是词义的变异，形成了词语的变迁。

从初版面世至今五十八年的《新华字典》，是一本功不可没的普及性语文工具书，而且贵在袖珍，物美价廉。据说新出的第11版，如同过去各次带有历史烙印的修订版一样，既记下了一个时期词语、字义、字音等的新发展，也对语文的规范化负有一定的导向作用，这种导向应该不是食古不化的，同时应该也不是随波逐流、追风媚时的。这里的分寸怎样拿捏，的确是很费斟酌的吧。

我没看到新的版本，我估计对于“小姐”这个已经行之有年的词义变异，还没有急于定格。“老师”，更不会急于注释为“也渐成为妓女对嫖客的称呼”——因为，据说中国社会中我们习称为“妓女”的存在，以及相应的“嫖客”和“嫖娼”现象，尚未取得正式的承认。在官方词汇中，这些是以“黄（色）”为代称一笔带过的，当然入不得词典了。至于“小姐”能不能回归“一般对未婚女子的尊称”，“老师”能否不变异为“嫖客”的代称，而保持其两千五百年来从至圣先师孔夫子起始的崇高地位，这个谁也不准，一切将取决于汉语言主体的全国成年人的口德，特别是有话语权的媒体人和其他使用文字、语言为主要工具的专业工作者吧。

而“同志”这个从“同门曰朋，同志曰友”起自古已然，到

“红色年代”因富于意识形态色彩而呼遍遐迩的词语，其实也面临着时代风云的挑战。挑战者不是思想政治方面的敌手，而是长期受到社会歧视现在尚处于舆论争议中的同性恋者群体。因为几十年前，操华语的香港等地，“同志”已经成为同性恋者彼此之间的互称了。最近因吕丽萍女士转帖有关网文引起的轩然大波中，纸面媒体也已经使用“老同”这样的字眼（老同之同，作为简称，在这里应是既指“同性恋者”，又指“同性恋者同志”或同性恋者彼此间互称的“同志”吧）。如果对这样影响广泛的语言现象视若无睹，恐怕就落在不断发展变化（不管这种发展和变化是否符合我们的意愿）的形势后面了。

2011年7月6日

8月28日补记：其实“妓女”已是委婉的代称。“娼”也“妓”也，源自历史上的“倡”“伎”二字，原指古代以歌舞技艺娱人的群体，并不专指卖身的女人。所以后来把卖身的女人叫作妓女，也还是如同说“那个卖唱的”“卖艺的”或所谓卖笑的而已。

一种社会心理的辨析

为什么有人听到说共产党的“好话”不全信甚至全不信，而听到说共产党的“坏话”就全信呢？

从在上者的眼光看，现在的群众——老百姓，是越来越不好管了，越来越不听话了，越来越不顺从了，一旦有点什么动静，围观者众，连同被围观的一起，竟好像分不清谁是刁民、谁是良民了。

或曰：子非在上者，安知在上者的眼光里的群众什么样？我则曰：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在上者眼光里的群众是什么样？

我不可能亲聆哪位领导人谈话交底，更没有看到哪一级党政机关或维稳办公室的内部文件，然而党组织多年来教导我们要善于体会政策的精神，不可能对举国“维稳”的苦心孤诣掉以轻心。那么，试问，什么叫“维稳”，为什么要“维稳”？自然是深感不稳。不稳何来？若是来自境外、海外，有国防军为国干城，何须在国内各地设各级维稳机构，花大量维稳经费——据说超过了国防开支？

小学生都知道，稳是稳定的意思。三令五申要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社会稳定，社会上的不稳，危及政权的稳定。首先要打击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嫌疑人或所谓“妄图颠覆国家政权”的人，但按照我们多年形成的观念，那充其量不过是“一小撮”罢了，对付

“一小撮”也值得兴师动众、劳民伤财？据说他们会“煽动颠覆国家政权”，也就是蛊惑人心，搞乱社会。可见社会是否稳定，关键在于人心，怕的是人心不稳，人心不稳则社会不稳，社会不稳则政权不稳。

维稳维了好些年，花钱花了好多亿，看看人心到底稳不稳呢？

要想得到可靠的数据，作为决策的依据，是不能潦草从事，老远地看一眼就作结论的。我找不到这样的民意测验结果，可能在我们这里也没认真地科学地做过这样的调查。但我“土法上马”，竟也发现我们的人心——或者叫民心——有了不小的问题。

我们的公共话语空间，是由主流媒体以“守土有责”的纪律实施“舆论导向”的，不能说已经切实做到了“舆论一律”，却也过滤了众多所谓“杂音”，基本上突出了由“党的喉舌”即党管媒体（传媒也算新名词，这里其实就是指党的机关报和国家电台电视台等）发出的声音。还有像大中学校，以“标准答案”育人，也不能不说基本有效，超出标准答案的人文思考，或得零分，或称“偏激”，都属异端，命定淘汰。然而，经过文革后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，拨乱反正，并且倡导有限度的思想解放，已见民智大开，不能设想再像文革中那样以“两报一刊”治天下，更不可能像秦始皇时期那样“偶语弃市”了（不排除有时还会师出无名地滥施抓捕，如对上网的网民跨省追缉等）。于是街头巷尾有了街谈巷议，这是真正的“舆夫之论”。亦即原始语义上的舆论，是不受操控，不被收买，也无从一笔抹煞予以根除的。再加上近年网络的发展，在那片虚拟的空间，的确出现了“杂音”纷纭的局面，人们对此，说好说坏，因人而异。

如果说，在主流媒体和像大中学校政治课、历史课课堂上，传播的是执政党——当权派的声音，是官方的声音，反映的是党心和官心（北京一位中学历史老师袁腾飞曾经是个例外），从对这些声